

第二十个记者节来啦



留一个镜头给今天的我们……



“每天六点到单位吵醒门卫姚爹，简直太不好意思了！”
——张一峰

“每天不是脚在行走，就是鼠标在行走。仿佛是一场爱恋，无论何时，心里明白，行走、记录，永远是记者的使命，也是生命。”
——陈美林

“时间基本由工作支配，晚上出去拍摄、凌晨剪片子于这种事大家都差不多吧！”
——杨阳

你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？

如果让记者来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么答案一定会是“五颜六色”的吧？新闻人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很少坐班打卡，这也让许多人误解这份工作



08:30 我们见证凌晨的东台

3点的城南菜场人声鼎沸，4点的安丰古镇有人间烟火气，5点的街区已清扫过……如果没有镜头的记录，这些不曾看到的世界，或许仍在梦想中。

凌晨3点半，路灯已经沉睡，融媒体记者张珺斌已经驱车在漆黑的城市中穿行。这一天的采访任务是探秘家乡美味，为了能完整地记录美食诞生的全过程，融媒体记者们必须在4点半之前赶到安丰。

清冷、寂静，月光下的安丰古镇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。泛着月光余晖的青石板路上，记者们支起了三脚架，打开了补光灯，开机的一瞬间，困顿感全无。一个镜头有时需要两个机位，一个动作有时需要反复跟拍，一个状态甚至需要手持相机一动不动地保持6分钟，镜头里的故事有多精彩，背后的工作就有多艰辛。

从夜色拍到天明，从万籁俱寂拍到车水马龙，从哈欠连天拍到饥肠辘辘，融媒体记者们说，每次接到系列故事的拍摄任务，就意味着他们的一天将没有昼夜之别。深夜出动的听漏工、随时待命的120或119、清晨的第一班公交车，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奉献者，却不能记录镜头后面的自己。累的时候死一腔热血，冷的时候就抱团取暖，困的时候靠一杯咖啡。特别是接到连续的拍摄任务，经常晚上写稿写到深夜1点，第二天清晨6点起床继续工作。“什么时候有故事发生，什么时候就有我们出现。”镜头后，摄影记者刘进涛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。



09:30 这里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

“一路乐呵呵，快乐在围绕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乐，上午9点32分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台人民广播电台调频FM96.3……”

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半，主播崔波娜的声音总会准时出现在城市上空，欢快的音乐配上幽默的调侃，一个小时的直播，她尽情地与听友们一起嗨、一起玩、一起唱。节目互动时她还会聊聊近日最期待的事儿，有时她会与大家一起探讨“假如人生可以重来”这个话题，间隙中还会穿插粉丝的诵读、歌曲。无论怎样，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，总是被她安排得满满的，甚至会觉得不够用。

想象中，直播间里的主播应该是机灵俏皮、从容不迫的，然而工作中的崔波娜，需要双手操作调音台，大脑指挥播放片花和配乐，嘴里还要不停地与观众互动……在话筒后面，她也会应接不暇，10点半下了节目，嗓子已经变得沙哑。然而下了节目并不是工作的结束，找话题、看留言、听作品……第二天的准备工作立即开启，不仅如此，她还需要配合电视新闻配音、线下活动开展以及商业合作。

对于电台主播来说，几乎所有工作都是由一人完成，每天24小时都在思考明天要做什么样的节目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每天在直播间和那些不知名的听众分享人生中的喜怒哀乐，一起感悟酸甜苦辣，是主播们一天中最期待的事情。“从1996年我进广电局主持一档听众点播开始，有些听友已经陪伴我20多年了，到现在还会在节目里和我互动。”崔波娜说，她将生活中大部分的激情都给了节目，有时夜里想到有趣的话题都会立刻爬起来记在本上。因为喜爱，所以无怨无悔，很累，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



13:00 “无冕之王”的真实状态

大多数人眼中的记者是这个样子的：电视镜头下，英姿勃发地站在一线播报当下热点；重要会议上，举着话筒自信地与各界精英攀谈；活动会场外，打开笔记本流畅自如地撰写新闻。

实际的新闻记者，其实是这样的：下午1点，弑港镇八里居委会，吃过午饭的记者张一峰来不及休息，与居委会党总支书记“促膝长谈”，一番深聊后，高效农业稿件的框架已在他脑海中呼之欲出。自早晨7点半从东台出发，一上午的时间他已经跑了三个镇村，踩了四五个点，接下来还要继续走访企业。

婚期临近，作为唯一的女摄像记者，韦一为了不影响工作，特地选在周末请假出去拍婚纱照，周一晚上刚赶到家，就接到第二天一早6点的采访任务。摄像工作男女无异，一天的拍摄任务结束，她的肩膀被摄像机压出了血印。

记者杨澄家在姜堰，常常需要两边跑。在他看来，最累的其实并不是家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奔波，而是跟拍视察活动，扛着摄像机前前后后来回跑，



扫描二维码
了解更多新闻人的台前幕后

16:00 端庄得体、严谨缜密是生活常态

日新西斜时，主播夏露照例开始了《东台新闻》，代表的是美好的东台形象。”

其实，每个主播都需要强大的内心，应对突发、保持镇定、迅速思考，一旦出现紧急事件，必须锁定自如地将新闻准确播报，有时赶上重大时间节点，新闻内容会增加许多，这个时候还要考验主播们的职业技能和经验积累。作为新闻人，他们始终坚持不懈、勇担使命，把东台发生的大事小事，传递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就像夏露经常勉励自己的那句话，“梦想还没有实现，怎么能停止前进的脚步呢？”



后记：

看到过一则对“记者”二字的分析：记者，“记”字，可拆分为“言”和“己”，“言”即言语、说话，“己”即自己；“者”中又可分离出“土”和“日”，“土”即土地、百姓；“日”即每日。记者，即用自己的言语替公众说话。

心中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；肩头有责任，笔下有乾坤。第20个记者节，祝所有依然奔波在新闻路上的同行们，节日快乐！



18:00 晚饭时间是最紧张、最忙碌、最繁重的

“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”，这句话反着读来，刚好是新闻人这个时候的工作常态。

冒着饭香时，分布在各路记者纷纷满载而归，带着半成品的稿件陆续向“根据地”聚集，报纸的编辑、排版和校对也迎来了一天中工作量最大的时刻。

这样的画面几乎每天都出现：

办公室里，编辑或在电脑前认真编辑，或趴在桌上默读稿件；机房和校对室内，排版、校对将版面和稿子改了又改，反复确认，直到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出差错。夜里11点多，本来已经睡下的编班人员，被“紧急电话”请到办公室，临时调整版面，是常有的事。

新闻人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，有时为了等一个要闻，全班人马可能会熬到夜里3点多，有时明明已经定好版面，却因稿件调整再重新编排，能在晚上8点之前收工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

除了报纸，电视新闻编辑也一样忙碌，《东台新闻》编辑余闻将记者的稿件进行初排，交给值班主任审核，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12楼制作。与此同时，提取导语让主持人出镜，等新闻制作好后，再继续合

成，几轮反复的确认修改，才将新闻上载。

余闻总是拿自己的名字说笑，“多余的新闻”，然而她在新闻形成中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无比重要，题目、同期声、字幕以及小画面里的每个细节都需要仔细核对。余闻说，她们的工作其实不难，但是很琐碎，丢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会连累很多人。



23:00 新闻没有停歇 新闻工作者就不会休息

新闻工作是环环相扣的，其中还有一个环节鲜为人知——电视“值机”。

每当值机人员轮到深夜班，就需要从晚上6点工作到早上8点。为了做好值机保障工作，及时应对异常情况，通常主节目在播放时都需要有一名副值机人员辅助监督。机务班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，一旦机器出现问题，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处理好，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虽然没有参与到一线新闻的采编播报，但值机环节也是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责任重大、压力千钧。

但是每天早晨5:20之前，他们肯定会准时到岗打开机器。

每当值机人员轮到深夜班，就需要从晚上6点工作到早上8点。为了做好值机保障工作，及时应对异常情况，通常主节目在播放时都需要有一名副值机人员辅助监督。机务班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，一旦机器出现问题，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处理好，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虽然没有参与到一线新闻的采编播报，但值机环节也是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责任重大、压力千钧。